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

王誅唐之後因戲剛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王燹改其國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鄆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

武王后齊太公女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

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

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豢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乃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而封大叔

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唐氏
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
唐鄭故城即後
子孫徙於唐 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

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曰
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

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
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世本曰居 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
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
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對于河汾二水之
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 姓姬氏

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 正義曰燮先諱反括地
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
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
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

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
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晉侯子寧族

是為武侯 索隱曰系本作曼
期誰周作曼旗也 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

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索隱曰系
本作輻 厲侯子宜曰是

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

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

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正義

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其
百姓行政號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

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

獻侯籍立 索隱曰系本及
誰周皆作蘇 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

王立 索隱曰蘇謚本作弗
生或作潰王並音秘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

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十年伐千畝有

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

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

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又名自

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

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

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

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

道大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

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

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號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

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栢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

欒叔賓父也相栢叔栢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

之眾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

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

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栢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

兵攻栢叔栢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

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栢叔

卒子鱣代栢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鱣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陟孝

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翼晉人
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
郟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他本亦作都。正義音丘戰反鄂侯二
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侯
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
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
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
反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
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謂陘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
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白即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

哀侯子小子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君是為小子侯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
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
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
殺之周桓王祐以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號仲於夏陽伐曲
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
侯晉侯緡四年于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
侯十九年齊八管吳王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
八年齊相公以盟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
以其寶器賂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

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
公已即位二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
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
者先晉穆侯名官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相叔孫
也相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相叔初
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
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
凡三十九年王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
惠王弟頹攻由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

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為說公賈逵曰士蒍為晉大夫曰

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

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

傳士蒍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云

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

蒍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

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

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比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

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

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

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相
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
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
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
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
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隗滅魏滅耿
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
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
安縣西南分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
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州坂非也地記
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蒍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

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尤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

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

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數從一至萬

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用平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虧如其必有眾

杜預曰以魏從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

萬有眾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

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西良達曰辛屯固

史記晉世家九

比入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得入

其後必蕃

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

里克諫獻公

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

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服虔曰厨膳飲食

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

從曰撫軍

服虔曰助君撫

循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聖尊行謀也

杜預

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

抵軍旅

杜預曰宣號令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賈逵

曰國政正卿也

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

杜預曰命將軍所制

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

師君失其官

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

杜預

三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

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發乎里克

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

賈逵曰將下軍

不共是懼何故廢

乎且子懼不孝母懼不得立

服虔曰不得立已

脩已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

服虔曰偏衣之衣偏

異色駭不純衣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

曰上衣去聲下衣如字

佩之金玦

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

里

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

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

伐我

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

又匿晉且云公子果為亂弗誅後

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

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

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

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

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

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

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

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

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

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

曰傳云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

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

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與犬死與小臣小臣死昭

曰小臣官名掌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

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日暮之人曾不能

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

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

母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

猶恨之至於少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

恨之今乃自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

怒乃誅其傅杜原欵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

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

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

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

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維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

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

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

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

士蒍為為正義曰蒍為為詭反為于偽反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

吾以告公公怒士蒍為蒍為謝曰邊城少寇安用

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度服

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

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官者勃鞞正義曰勃

白伐反鞞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丈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

踰垣官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袪也重耳遂奔翟使人

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

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

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
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云去是以不
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
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號是滅何愛于
虞且虞之親能親於相莊之族乎相莊之族何
罪盡滅之虞之與號胥之與齒胥亡則齒寒虞
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
號號公醜奔周皇覽曰號公冢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號公臺還
龍衰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
百里奚宋井伯奚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

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
之獻公獻八矣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
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二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
賈逵曰賈華晉古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外夷吾將奔翟異曰
不可韋昭曰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
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疆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
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
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晉
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
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

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何曲也內音納驪姬弟生悼子索隱

曰左傳作卓子音耻角反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

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

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

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第但也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

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

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

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

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肯生時之

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為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

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

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

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

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

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

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列女

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其於白珪

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

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鬻折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

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

悼子使人迎八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

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

命正義曰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

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昔杜預云郤

芮正義曰郤成子即冀芮曰內猶有八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

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

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

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

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秦田百萬命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略也

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

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

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

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

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

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

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

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會齊秦

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

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

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

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

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邳

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

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

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

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田生御故復使登車服虔曰帝天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

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

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

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左傳曰新城西

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

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没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

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敝打敗也韓晉地許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

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

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

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若

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

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帛厚言甘此

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

七輿大夫

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上命副車七乘

邳鄭子豹

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

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

昭曰召武公禮晉惠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

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

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

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蜀絳五年秦饑請糴於

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

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

而謀之號射曰

服虔曰號射惠公舅

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

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

遂伐之惠公用號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

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穆公將兵伐

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柰

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

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

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

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

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

馬驚不行

索隱曰驚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

秦兵至八塞君召慶鄭

為御鄭曰不用卜

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

靡御

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

號射為右輅秦穆公

服虔曰輅迎也。索

隱曰輅音五稼反

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

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

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

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

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

曰馮柳臨晉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

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

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

小人懼失君亡親

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國亂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

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

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之

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

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

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

惠公餽之七牢

正義曰餽音饋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

十一月歸晉侯

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八年使太子圉質秦

正義曰質音致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

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

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

日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士功治城溝

賈逵曰溝塹也

民力

罷

正義曰音皮

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

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

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

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

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

婢子侍

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婦人之卑稱

以固子之心子

云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

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

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

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

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

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

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

之黨

正義曰欒枝

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

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

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

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

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
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
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官者履
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鞮鞢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官者
逐斬其衣衽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
耳年四十二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
狄狄伐冬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各得二音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得二
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
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齊魯各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

而季隗少乃不同也

居狄五歲而晉曰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

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

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

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官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

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

可用興索隱曰興起也非翟可用興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

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

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

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

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

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

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

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

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

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

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

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

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

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

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

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死於此徐廣曰

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

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

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

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

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

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

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

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

過我柰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饋重

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
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
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外
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
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
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
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
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
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
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

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
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安禮見之成王厚遇
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
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
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
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
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
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
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

太子圉亡秦秦然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
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季也
曰晉臣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
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
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芣芌繆公
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
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
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于

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
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其眾於是秦繆公乃
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
皆陰知八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
之屬正義曰呂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十九歲
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
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曰從君周旋天下過
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
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
乃投璧河中猶見也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舡

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

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晉荀即文王之子所封又

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僖為晉君是為文公羣

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

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

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不知始嘗欲

殺文公官者復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

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

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

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官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

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

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君而君不見禍

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

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

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

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

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

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效上下

相蒙

服虔曰蒙欺也

難與處至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

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

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

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乃介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

龍已升雲西蛇

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

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

召之則云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

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縣上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

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賈逵曰旌表也從云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

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

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矣石之

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

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于晉人聞

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

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

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

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

曰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

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

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

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

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

曰欒枝欒 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

賓之孫 又音受 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

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

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

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鹹孟杜預曰衛地也 衛侯請盟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

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 公子買守衛楚救衛

不卒徐廣曰一作勝 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之夫女乘軒者三百人

也令軍母入僂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

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

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

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衛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 先軫曰執曹伯分

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

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 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

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

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

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

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口

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

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

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

奔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

韋昭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酒勝負決乃定計晉侯乃囚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

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

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

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已巳與楚兵合戰楚兵

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

榮陽卷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侯聞而為之作宮

○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衡雍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

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字囚也駟

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

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

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茲弓黑也諸侯賜彤弓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各反茲音盧拒斃一

貞珪瓚賈逵曰秬黑黍粢香酒也所以降神貞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虎賁三百人

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也周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動策全

乘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類亦時有踈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

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他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王為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為一百三十餘歲矣學

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

詳損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謂天下謂人

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厥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

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

是晉文公稱伯矣文公王子虎明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

索隱曰服虔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下

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

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

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

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

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

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

度河北歸國行賞然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

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母失信先軫

曰軍事勝為右五品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
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
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
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
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
踐土冬會諸侯于温天
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
王當合於河陽温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
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
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
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晉侯說復曹伯於

是晉始作三行

服虔曰辟天
十六軍故謂

之三

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

索隱曰左傳屢擊
將右行與此異

先蔑將左行

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口索隱曰按
左傳荀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

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
新置三行官未備耳

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

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

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

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

穆公曰

索隱曰使謂
燭之武也

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

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

索隱曰交猶好也諸
本及左氏皆作主

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

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

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替師以來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國可得也

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

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

勞秦師秦師驚馬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

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

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

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

故墨四月敗秦師于殺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毌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

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

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

將秦將渡河已在舡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

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

氏傳文公二年秦子孟明視伐晉報殺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郟陽北

任不知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

曰括地忠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即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殺

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

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

子各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

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

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

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

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立

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服虔

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

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

子僻無威正義曰僻正亦反言樂僻隱在陳而遠三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

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

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

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

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

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

衛太子毋繆羸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

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

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

王肅曰志其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奔之若

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

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

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

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明罃於扈杜預曰鄭地榮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

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

六年秦康公伐

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

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

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

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

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

師入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八公閱與王孫蘇訟于

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

菑不開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

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墻

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肺能蹠不

熟服虔曰蹠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

持其屍出奔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面

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麇音迷盾閨門開

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

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

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

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祗皆作示字鄒為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昧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昧明是族藜者也眯明闢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

故曰宣三年服虔曰宣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

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

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

眯明知之恐盾自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

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能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

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索隱曰

縱足用反又作族又作就同素后反明為盾搏殺狗盾曰弃人用狗雖

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

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

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

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

丑盾昆弟將甲車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

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公少侈民不附故

為弒易索隱曰以政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

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

子為正卿而三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

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

隱盾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

也口正義曰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

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

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

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

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奔楚楚怒伐鄭

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斤謂斤侯之人也按宣八年

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糾市蓋彼謀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

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屈陳畏楚不會晉使

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

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

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

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使荀林父將

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

韓厥鞏鞏朝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

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舟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計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

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

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

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

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

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

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

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

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

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

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

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
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莒莒兵罷十一年

春齊伐魯取隆

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

鄆傳曰圍龍又鄆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

縣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

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

夏與頃公戰於鞏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

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

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

為質

索隱曰傳作叔子

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

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易許與

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

為邢大夫

賈逵曰邢晉邑

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

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

賈逵曰初作六軍借

也韓厥鞏鞏朔趙穿荀躄趙括趙旃皆晉卿

音佳謚文子也

智罃自楚歸十二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

魯戆去倍罃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

公羊傳曰梁山

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云

伯宗隱其入用其言

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

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
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
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
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
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
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
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
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
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鏞郤欒郤至伯宗以好直諫
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

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
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
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
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
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柎
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暨陽穀
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今天下求霸厲公
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
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

不用其計而遂敗楚

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乃

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

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

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

虞翻曰周京師

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欒書又使公

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

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

豕奉進宦者奪之

索隱曰宦者孟張

卻至射殺宦者公怒

曰季子欺予

杜預曰公反以爲卻至奪豕也

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

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

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

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

卻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

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

曰人將忍君

杜預曰人謂書偃

公弗聽謝欒書案以誅卻

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

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

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

而使人迎公子周

徐廣曰一作糾

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

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萬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絳刑

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卒已朝武宮二

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

也不得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栢叔生愚伯談

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

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

毋幾為君索隱曰幾音異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

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管祀豈

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

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

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悼公

問羣臣可用者祁奚舉解狐解狐僕之仇復問

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

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

賈逵曰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

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

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五

和戎翟魏子之力也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戌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賜之樂二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

關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素隱曰劉氏靡音眉縮反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龍襲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

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

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

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

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

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

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

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

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

室卑

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魏為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

子頃公去

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

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

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

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

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

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

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

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

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

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

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

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

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

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

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

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

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

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鞅晉公次之

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

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

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

奔哀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魯孫驕為晉君是

為哀公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本亦云昭

公生札柏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

皆不同何况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

子徐廣曰此本作相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

伯欲盡并平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

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相

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十八

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

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有絳

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

侯初立在此敬公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

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素魏文侯以兵誅晉亂

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

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

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頡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頡以紀年以孝

公為相公故韓子有晉相侯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

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相公於屯

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

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威侯滅晉

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相公十五年卒

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為家

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云居外十九

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

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

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

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栢莊

獻公昏惑

太子懼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曰卿侵侮

晉祚遽亡

史壹萬貳仟貳佰貳拾壹字

註計伍仟柒佰陸拾字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